

小 說 集

光輝的展望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文化宣傳省

1955 年

第三輯
光輝的展望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文史資料

小 說 集

光 輝 的 展 望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文化宣傳省

1955年

光輝的展望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〇日

出版者 新 朝 鮮 社
印刷者 國立綜合印刷所

平壤市

序 言

本小說集「光輝的展望」，選輯了在一九五四年所發表的以朝鮮人民戰後恢復建設爲主題的三篇作品，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在解放後在民主建設時期和抗擊外來侵略者的朝鮮人民的祖國解放戰爭過程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作家。

正和從作品內容中看到的一樣，這些作品反映了在恢復建設中的朝鮮人民的鬥爭面貌。但是在翻譯上和編輯上未免有許多缺點，希望讀者多加批評和指正。

編 輯 部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〇日

目 錄

光輝的展望·····	邊熙根(一)
職 盟 班 長·····	俞恒林(四一)
地質勘探隊·····	劉 謹 淳(九七)

光輝的展望

邊 熙 根

太陽從鷹峯山上昇起來了，早霞把東邊天染紅了一片。

瀾漫在工廠一帶的濃厚的朝霧，被海風吹動而慢慢消散着。這時滿身創傷的工廠，從消散的朝霧中，逐漸顯露出它的面貌。

在早晨快要換班的時候，瓦斯塔修建現場上，呈現了格外緊張、活躍的氣象。幹了一夜夜工的焊接工們，眼裏掛起紅絲，都忙着趕自己剩下的活兒。這些穿着膠皮罩衣的焊接工，都在瓦斯塔外面一處處搭起的手腳架上忙碌地幹着活；他們身輕如燕，緊緊地貼在塔的前面，用防光面具罩着臉，拿起焊接器迸發出強烈的火花。雷光忽藍忽白一閃一閃的剗破曉霧飛去；焊接的騾音從空洞洞的瓦斯塔上，通降——通降的震出迴響，拖着長長的餘音而消散在朝霧中。

正在垂頭操作的蕙淑，停住了手，從臉上拿開了防光面具。她那給電焊的火光輝成紫銅色的圓臉，帶着緊張的神色，顯得更加可愛。在她圓圓的前額和高高的鼻樑上，冒出了一粒粒的汗珠。她用那濃黑的眉毛下閃閃發光的一雙眼睛，仔細查看着方才焊接過的地方，並用焊接器背面鎢——鎢

的把那裏敲了幾下。然後，她那臉上緊張地神色慢慢地消散了，兩頰上浮出了滿足的微笑。

蕙淑把挎在脖頸上的手巾拿下來，一面擦着臉上的汗，一面直起腰站在手脚架上，向底下那些工廠環視起來了。今天也和往常一樣，在蕙淑看來，那些滿身創傷的工廠，如像在火線上負了傷躺下來的勇敢的戰士一樣。她的眼裏流露出一種真實而複雜的感情，如像看護員在看護傷員時對敵的仇恨和對傷員的憐憫之情交織在一起。她暗暗地再一次下了決心：爲了負傷的工廠，我一定要變成一個優秀的軍醫或看護員。

這時，忽然傳來了一片歌聲，歌聲彷彿要驅散薄霧似地那麼雄壯。這個歌聲就是從瓦斯塔下面製管工們那裏傳過來的：

面臨着波濤壯闊的東海，

屹立在這裏的我們的工廠是人民的工廠！

.....

敲打鐵板的鎚——鎚的錘聲，像打拍子似的雜在歌聲中，宏亮的響起來，爆破硫酸工廠殘骸的轟——轟聲，也震撼着整個工廠。

蕙淑對自己神聖的工作感到了無限的驕傲。她的心臟劇烈的跳動着，她不知不覺的也合着歌聲唱起來了。

.....

我們是勞動者——愛國的先鋒隊！
勇敢的前進啊！向着創造和建設！

突然汽笛聲響了。剎那間，蕙淑習慣的把視線轉向了從電極工廠前面橫過去的鐵軌那面；立刻她看到北上列車，正突突的吐着黑烟從工廠前面疾馳過去了。

蕙淑的視線跟着列車飛馳起來，她的眼前忽然浮現了丈夫——潤浩可愛的臉龐。

「幾天後，他也要坐這趟車回來吧？」她這樣想着，呆呆地望着列車順着東海邊蜿蜒駛去；懷念愛人之情，像海浪似的在她心裏翻騰起來，使她的心激動而興奮。（她在前幾天，曾接到丈夫復員歸來的喜訊）

她的腦海裏湧出了她憧憬已久的美麗的夢——丈夫回來後，就會重新開始幸福家庭生活。一到早晨就和丈夫並肩到工廠去……在工廠，兩人都當上模範工人，受到同志們的尊敬和愛戴……下班後，就互相誇耀着自己的工作一同走回家……工作結束後的時間，是該多麼幸福啊？兩人面對面坐在桌子兩傍進行學習；有時也一道到俱樂部或電影院去玩……

幻想在眼前織出無數玲瓏、美麗的花紋，不斷反覆地出現着。她覺得他們幸福而有意義的家庭生活就在眼前。

「姐姐！」

蕙淑被這喊聲一驚，陡地轉過臉來向底下瞻視起來。她看見見習工德順正仰着臉笑嘻嘻的站在那裏望着自己。

「姐姐！你辛苦啊！」德順向蕙淑打招呼。

「你這麼早就來啦？」蕙淑也含笑回她一聲，並做手勢叫她到上面來。於是她立刻順着板梯登

證的跑了上來；蕙淑看她到了最後一級就迎過去把她拉上來，並急忙問道：

「你看過永姬姐姐沒有？」

「去過啦！」德順急喘着、嚥下口水回答她。

「她是不是病啦？」

「怎麼會病呢？恐怕她比鐵塊還硬呢！」

「那她怎麼沒到工廠來？」

「誰知道！」

「你沒問問她嗎？」

「問啦！可是她支支吾吾的根本就沒有好好回答呢！」德順着嘴，帶些氣憤的口氣把話接了下去：「看樣子，她今天也不一定會來！」德順在昨晚去看永姬的時候，因為永姬的態度非常冷淡，所以心裏很不痛快。

蕙淑好像有點失望似地把德順盯了一陣後，自言自語似的說道：

「真成問題！活兒堆的像山似的，一缺勤就是兩天！」

「蕙淑同志！鐵板上去吧！」底下一個製管工同志舉着粗壯的胳膊高聲喊。

「知道啦！」蕙淑也揮手回了信號；接着，瓦斯塔那一頭的捲揚機，便呼隆隆——呼隆隆的響着轉動起來，吊在粗鋼索上的鐵板，就離開地面慢慢昇向了高空。

蕙淑在手腳架上來回踱着，連連用右手打着信號，德順便趁空拿起蕙淑的焊接器開始實習。

鐵板越昇越高了。蕙淑等它昇到自己面前，就用兩手把它拉過來，和先前焊接過的鐵板對好縫

放在它上面，接着對下面喊：「好啦！」

隨着她的喊聲，下面轉動着的捲揚機也陡地停住了。於是蕙淑就把蹲在手腳架一頭熱心焊接的順德，默默的望了好久，隨後就把她的背輕輕拍了兩下。可是焊得正起勁兒的順德，却假裝不知的繼續焊了下去。

「噯！德順！給我！」蕙淑叫着，又把她的背拍了一下。這樣，德順才手把臉上的防光面具拿開，然後怔怔的望着蕙淑的臉說道：「姐姐！你休息一下，讓我再搞一會兒吧！考試能工的時候，我能夠考上，才不負姐姐教了我一場啊！」德順的臉上浮出了捨不得把焊接器交給她的表情。要是在別的時候，她就是要求一百次，蕙淑也都能答應，可是現在，她却只能斬釘截鐵的說：

「現在不行，因為永姬拖下來的活兒，要趕快趕出來呢！」

「真是！」德順不高興的把焊接器和防光面具遞給了她。

蕙淑又開始了緊張的作業。從抓住焊接器、戴上防光面具的剎那起，她腦子裏的一切幻想，便像霧一般的消逝了。她的臉又緊張起來，她那透過防光面具的藍玻璃，注視着焊接部分的眼睛，也像要冒出一火花一樣；電光閃耀着壓倒了陽光，火花飛濺着進在防光面具上又被頂回來，紛紛落在罩衣的前襟和腳背上；但蕙淑理也不理的還是慢慢的向下移動着焊接器。鐵水熔化了，向下流着，電動聲震動着瓦斯槽向撒了霧的天空昇去。

作業結束後，蕙淑因為把現場拾掇了一下，所以，比別的同職晚一步到了辦公室，在她打開辦公室的門走進去時，同志們正圍坐在工段主任辦公桌前，討論着甚麼問題。

「事情搞的可真像樣！」生產組長連腮鬍子宋老頭用笑落的口吻氣憤的說。「從開始，我就反對女同志們參加這個作業，可是工段主任非堅持不可，結果事情到了這步田地；因為永姬的關係，咱們的作業遲延下來的責任，我可是不負啊！」宋老頭說着，又用嘲笑的目光盯住了工段主任。

這時，遇事總是深思熟慮的工段主任，也帶着爲難的神色把宋老頭望了一陣後說道：「這件事怪我；不過永姬同志也許是病了罷！」

「病？誰說她病了？因為喝了迷魂藥才不到工廠來呢！」宋老頭緊繃着臉，仍是嘲笑的語氣。從後面角落裏發出了嗤嗤的笑聲。

「我可以發言嗎？主任同志？」對工作非常熱情的青年焊接工崔同志說着，霍的站了起來。

「首先，瓦斯塔不是一定要在三月二十號以前完全修復才成嗎？」

「當然啦！」工段主任故意嚴肅的回答他。

「那就沒有其他的辦法了，我提議重新組織作業班，把女同志都除掉。」崔同志這樣主張。

在這剎那間，站在門口聽同志們談論的蕙淑，好像被誰污辱似地，氣得臉都紅了起來。她把崔同志盯了一陣後，氣憤的高聲說道：「這個意見是不正確的！」

大家的視線一齊向她集中過來了。

「爲甚麼？」崔同志說着臉上浮着譏笑表情。英淑努力壓制着發抖的聲音慢慢的說道：

「我們和同志們一樣，都是政府承認的技能工，可是，你……」

「算啦！算啦！」性急的崔同志立刻揮着胳膊打斷了蕙淑的話。

「你爲甚麼要打斷人家的話？」蕙淑冒了火，怒目望着崔同志問。

「像鸚鵡學舌似的，光會說就頂事啦？」崔同志也不甘示弱的接着說：「不是訂了婚就辭職，就是結了婚請長假，丈夫回來啦也是個歇廠……費上九牛二虎之力，等你教會了技術，她們却用這個藉口那個藉口，全不幹啦，你們說說，已經有多少同志離開工廠啦？……哼！那個寡婦養的才看這個鬼樣呢……這是個嚴重問題，宋老爹，你說不是嗎？」說完，他瞟了宋老爹一眼，就撲通坐下了。

「你說的很對！」宋老爹頭隨聲附合的說。但蕙淑並沒有服氣，她語氣沉着的又頂了他一句：「那你爲甚麼把相女同志關在廚房裏呢？」

他說的相女是崔同志的妻子。她在結婚之前，是電池車間優秀的技能工，一直在廠裏工作；婚後，她曾和丈夫提過，要照常工作。那時，崔同志口頭上雖說要她自己決定，可是心裏並不願意自己老婆再到廠裏作工。

蕙淑這一尖銳的攻擊，使崔同志慌了一下，可是他馬上又泰然自若的說道：

「我可沒有攔住她不要到廠裏來呀？」

「光是沒攔阻就夠麼？還應該儘量幫助她，叫她出來才成啊？」蕙淑又搶白了一句。

「我可沒有輕視女同志的意思，我只是說女同志就是沒有辦法……」說着，崔同志轉了話鋒。

「下結論吧！主任同志！」宋老爹催了一句。

「我看還是動員永姬出來工作！」

「那麼，作業遲延下來，我可不負責啊！」聽到工段主任的結論，宋老爹揮着手說完把臉轉了過去。於是英淑就走到宋老爹面前說道：「我一定負責把永姬動員出來好吧？」

「哼！走着瞧吧！看她出來不？」宋老頭搖着頭站起來，拍拍屁股，搖搖擺擺的走了出去。別的同志也都走出去了。

「蕙淑同志！你不要生氣，他們也是急的沒辦法才說出那些話的……」工段主任在同志們出去後，掃了蕙淑一眼，像解釋似的說。

「他們的心情，我也理解呢！」蕙淑笑着說。

「永姬同志訂了婚，不是打算永遠離開工廠啊？」

「誰知道！」

「她是六級工，她要在這個時候歇廠不幹，對工廠可是個很大的打擊呢！」工段主任沉思了一下，又說：「蕙淑同志，請你好好去勸勸她，一定讓她來上工！」她憂慮的望着蕙淑再三叮囑她。

「我儘量去勸勸她好啦！」蕙淑說完便匆匆的走出了辦公室。她邊走邊想：無論如何也要挽回由於永姬而遲延的作業。

二

蕙淑在這一天，快到中午的時候才從工廠出來，順便到了永姬家裏。可是，她家裏一個人也沒有，門也都鎖上了。於是蕙淑就坐在門口地板上等着，等了半天看她還沒有回來，只得撕張紙寫了幾個字——要永姬回來後到自己家裏來一下。然後，把紙條夾在門鎖上就回來了。

回到家裏後，她做着針綫活等永姬來，直等到做晚飯的時候，還沒見她的影子。她心裏想着：「大概不會來了」，於是她就急忙把針綫活兒收拾起來，做好了晚飯。吃過晚飯，蕙淑感到非常疲

倦，全身軟棉棉的，眼珠也乾巴巴的發澀直瞌睡。但她竭力忍着睏，坐在桌子面前打開了一本書。這是本關於電焊的小冊子，是她幾天前提從圖書館借來的，蕙淑計劃讀完這個小冊子，在五月份應考七級技能工考試。所以，每天晚上，她無論如何總要擠出一些時間來進行學習。但是，對於僅僅讀完小學的蕙淑來說，讀這本書非常吃力，裏面有許多看不懂的地方。但她並不為此灰心，一讀到不懂的地方，或遇到費解的問題，她就帶到工廠去，找技術員同志請教。年輕的技術員同志也爲她的學習熱情所感動，總是親切而仔細的給她解釋。因此，當她從學習過程中學到了各種新的知識，而且在這些知識通過自己實際試驗而得到證明時，她是感到最愉快不過的。通過這種試驗，她的技術在一天天提高，對自己工作的信心，也愈來愈加強了。

晚上十點鐘的汽笛拉過好久了。正當蕙淑埋頭學習的時候，突然外面有人用又尖又高的聲音叫：「姐姐！」緊接着，廚房門就開了。

蕙淑朝門口一望，看見永姬走了進來。並且隨身帶進了一股濃厚的脂粉氣。

蕙淑怔怔的把笨腿腿的站在燈光下的永姬盯了好久。對於一向看慣了永姬總是穿作業服的蕙淑來說，上身穿着粉紅色緞夾襖、下襪黑色印度綢裙子、頭上也直閃光的永姬的這一身漂亮的打扮，真使她感到有些眼花撩亂了。

當永姬的目光和蕙淑的目光接觸時，不知爲甚麼，永姬悄悄的迴避了蕙淑的目光。她方才回家看見了蕙淑留的字條。她因爲沒有到工廠去，心裏也感到有些不安和慚愧，但在另一個剎那，她故意撒嬌地說：

「姐姐！剛才看電影去啦！又看了一遍『東行列車』呢！啊！多麼有趣呀，噯，真的，我要是

男人的話，也真要被娜達莎迷住呢……」

惠淑看她一個人噤噤喳喳的講個沒完，只好默默的坐在那裏盯着她。

「姐姐！你最近怎麼老也不看電影去？」永姬說着瞟了惠淑一眼，然後又笑盈盈的走到桌子面前把書翻了幾下。

「噫呀！真不怕頭痛，姐姐日夜不停的總是看書，我看你不等老頭髮就會白啦，你是不是還想當個博士？」說完呵呵的大笑起來。但當她重又碰到惠淑目光時，就怕再正眼望她了。但在另一個瞬間，惠淑很親切地但是很嚴肅地向她開了口：

「我問你，你爲甚麼歇工？」

「生病了嗎？」

永姬像突然變成了啞吧一樣，封着口，一個勁兒擺弄着衣帶，默默的坐在那裏。

「爲甚麼不說話呢？」

「……」永姬還是一聲不響。

「要是生了病不能上工，就應該告訴一下，同志們都很替你就心……」

聽到惠淑的話，永姬突然感到自己很卑鄙。

「我沒有生病……」她說着慢慢抬起了頭。

「那你爲甚麼沒上工呢？」惠淑又追問了一句。永姬猶豫了一陣，最後像下了甚麼決心似的，

正視着惠淑的臉說道：

「姐姐！我想歇廠不幹啦……」

「？……」

雖然蕙淑早就猜透了她的心理，但聽這個唐突的態度，使她不能不感到驚愕。

「歇廠不幹啦？你開甚麼玩笑呢？」蕙淑把話鋒一轉，故意表示不大相信的態度。可是永姬反而更正色的斷然答道：

「不是開玩笑，是真的……」

「一訂婚就不工作啦是不是？」蕙淑很正經的說。

「那沒有辦法嗎！」

「我看你已經早把戰爭時期，在敵人的狂轟濫炸下，捍衛工廠的驕傲、榮譽都忘掉了！」蕙淑用輕蔑的目光盯着她，又把話接了下去：「現在看着你，却使我特別想起韓順來了！」

韓順是停戰的前幾天，在敵機掃射下犧牲的年幼的焊接工。當時，她正在外面現場操作。因為遭到敵機的突然襲擊而犧牲。那一天，當同志们跑到她跟前時，看到她正揮着緊握焊接器的手在喊蕙淑和永姬，後來就抓住蕙淑和永姬的手，「姐姐！姐——姐——報……仇……」這樣斷斷續續的說了幾個字，就噙了氣。

「那一天，你抱着韓順怎麼說的？」蕙淑頓了一下，望了望她又接下去說：「你哭着，『給你報仇……一定給你報仇……』你是這樣哭叫了的……從彈火中搶救『直流抵抗器』的情景，在今天來說，好像也格外鮮明了……」

永姬的心或許是被刺痛了，她的頭垂了下來。蕙淑的腦海裏，活生生的浮現了那天的情景：那天，蕙淑那一班焊接工，正在外面進行緊急作業。作業進行得正緊張的時候，突然間緊急警